十三經注疏

論語四

4-12
476
110

百十

18
110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六

季氏第十六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此篇論天下無道政在大夫故孔子陳其正道揚其衰失稱損益以教人舉詩禮以訓子明君子之行正夫人之名以前篇首章記衛君靈公失禮此篇首章言魯臣季氏專恣故以次之也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曰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冉有與季路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之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孔曰再求爲季氏來告孔子**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孔曰使主祭蒙山**且在邦域之中矣**孔曰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孔曰已屬魯爲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爲

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曰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馬曰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包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爲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馬曰柙檻也櫝匱也失虎毀玉豈非典守之過邪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馬曰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女之言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孔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孔曰國諸侯家卿大夫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

不患貧而患不安孔曰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包曰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大小安寧不傾危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孔曰民有畏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孔曰干楯也戈戟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鄭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季氏至內也章論魯卿季氏專恣征伐之事也季氏將伐顓臾者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於魯而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也冉有季氏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者冉有季路爲季氏臣來告孔子言季氏將有征伐之

事於顓臾也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者無乃乃也爾女也
雖二子同來告以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斂故孔子
獨疑求教之言將伐顓臾乃女是罪過與與疑辭也夫顓臾
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者言昔者先王始封顓臾爲附庸之
君使主祭蒙山蒙山在東故曰東蒙且在邦域之中矣者魯
之封域方七百里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也是社稷之臣也
何以伐爲者言顓臾已屬魯爲社稷之臣何用伐滅之爲冉
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者夫子謂季氏也冉有
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者周任古之良史也
夫子見冉有歸咎於季氏故呼其名引周任之言以責之言
爲人臣者當陳其才力度已所任以就其列位不能則當自
止退也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者相謂輔相
焉何也言輔相人者當持其主之傾危扶其主之顚躓若其
不能何用彼相爲且爾言過矣者爾汝也汝爲季氏輔相而
歸咎於季氏自是汝之言罪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
中是誰之過與者此又爲輔相之人作譬也柙檻也櫝匱也
虎兕皆猛獸故設檻以制之龜玉皆大寶故設匱以藏之若
虎兕失出於檻龜玉損毀於匱中是誰之過與言是典守者
之過也以喻主君有闕是輔相者之過也冉有曰今夫顓臾

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者此冉有乃自言欲
伐顓臾之意也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言今夫
顓臾城郭甲兵堅固而又近於費邑若今不伐而取之後世
必爲季氏子孫之憂也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
爲之辭者孔子見冉有言將伐顓臾之意故又呼冉有名而
責之如汝之言君子所憎疾夫以舍其探利之說而更作他
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者此下
孔子又爲言其正治之法以示非聽說故云丘也聞國謂諸
侯家謂卿大夫言爲諸侯卿大夫者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
但患政理之不均平也不患貧而患不安者言不憂國家貧
但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也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者孔子既陳其所聞更爲言其理蓋言政教均平則不貧矣
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矣如上所聞此應云
均無寡安無貧而此乃云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者欲見政
教均平又須上下和睦然後國富民多而社稷不傾危也故
衍其文耳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
安之者言夫政教能均平和安如此故遠方之人有不服者
則當脩文德使遠人慕其德化而來遠人既來當以恩惠安
存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者謂冉有季路輔相季氏也遠人
不服而不能來也者謂不脩文德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

曰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鄭注云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言其顓臾爲附庸在此七百里封域之中也○注周任古之良史○正義曰周大夫也與史侯臧文仲並古人立言之賢者也○馬曰至過邪○正義曰云柙檻也者說文云柙檻也檻檻也一曰圈以藏虎兕爾雅云兕野牛郭璞云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云兕如野牛青色其皮堅厚可制鎧交州記曰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是也云櫝匱也者亦說文云也○注孔曰干楯也戈戟也○正義曰干一名楯今謂之旁牌方言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爲一也施紛以持之孔注尚書費誓云施乃楯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且以爲飾也干扞也並之以扞敵故牧誓云比爾干也戈者考工記云戈秘六尺有六寸其刃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鄭玄注云戈今句孑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長四寸胡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子。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

也者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言國內之民又不能以恩惠安撫致有異心不可會聚莫能固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者謂將伐顓臾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蕭牆謂屏也蕭之言肅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孔子聖人有先見之明見季氏家臣擅命必知將爲季氏之禍因冉有言顓臾後世必爲子孫憂故言吾恐季孫之憂不遠在顓臾而近在蕭牆之內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注孔曰至孔子○正義曰云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者僖二十一年左傳云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杜注云太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顓臾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是也云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者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注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言此顓臾始封爲附庸之君以國事附於魯耳猶不爲魯臣故曰魯之附庸春秋之世強陵弱眾暴寡故當此季氏之時而顓臾已屬魯爲臣故曰當時臣屬魯也○注使主祭蒙山○正義曰禹貢徐州云蒙羽其藝地理志云泰山蒙陰縣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陰縣蒙山下○注曰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正義

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孔曰希少也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孔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爲家臣陽虎所囚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馬曰陪重也謂家臣陽虎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孔曰制之由君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孔曰無所非議〔疏〕孔曰至不議○正義曰此一章論天下有道無道禮樂征伐所出不同及言衰失之世數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者王者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立司馬之官掌九伐之法諸侯不得制作禮樂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是天下有道之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者謂天子微弱諸侯上僭自作禮樂專行征伐也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者希少也言政出諸侯不過十世必失其位不失者少也若魯昭公出奔齊是也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者言政在大夫不過五世必失其位不失者少矣若魯大夫季桓子爲陽虎所囚是也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者陪重也謂家臣也大夫已爲臣故謂家臣爲陪臣言陪臣擅權執國之政命不過三世必失其位不失者少矣若陽虎三世而出奔齊是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元爲政命制之由君也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者議謂謗訕言天下有道則上酌民言以爲政教所行皆是則庶人無有非毀謗議也○注孔曰至乾侯○正義曰云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者案周本紀云幽王三年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幽王之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幽王得褒姒愛之使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隱六年左傳稱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周本紀又云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也云周始微弱者地理志云幽王淫褒姒滅宗周子平王東居洛邑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其詩謂之王國風是周始微弱也云諸侯自作禮樂者謂云了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之禮樂若魯昭公之比也案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

俏以舞大武是也云專征伐者謂不由王命專擅行其征伐
春秋之時諸侯皆是也云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
乾侯者隱公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弗皇子聲子所生平
王四十九年卽位是王室微弱政在諸侯始於隱公隱公卒
弟桓公允立卒子莊公同立卒子閔公開立卒兄僖公申立
卒子文公興立卒子成公黑肱立卒子襄公
午立卒子昭公稠立是爲十世也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公孫
於齊三十二年卒於乾侯是也○注孔曰至所因○正義曰
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者謂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桓子
爲五世也云爲家臣陽虎所因者定五年左傳云九月乙亥
陽虎因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是也○注陽虎至奔齊○正義曰魯伐陽虎陽虎出奔齊在定九年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鄭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
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
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孔曰
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爲祿文子
武子悼子平子**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孔曰三桓謂仲孫
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
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疏〕孔子至微矣○正義曰此章
言魯公室微弱政在大夫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者謂政在大夫爲祿不從君出
始於宣公言此之時在魯定公之初故爲五世矣政逮於大
夫四世矣者逮及也言君之政令及於大夫至今四世矣謂
季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也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者三桓謂
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
稱孟氏以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故夫三桓子孫
至哀公時皆衰微也○注鄭曰至世矣○正義曰魯自東門
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者文十八年左傳云文公子
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欲
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
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是也公羊傳作子赤襄仲
居東門故曰東門襄仲云至定公爲五世矣者謂宣公成公
襄公昭公定公也○注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正義曰此據左傳及世家文也**孔子曰益者**

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馬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
友善柔馬曰面柔也**友便佞損矣**鄭曰便辯也謂佞而
辯〔疏〕孔子至損矣○正義曰此章戒人擇友也益者三友
損者三友者以人爲友損益於已其類各三也友直

友諒友多聞益矣者直謂正直諒謂誠信多聞謂博學以此三種之人爲友則有益於已也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者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者也善柔謂面柔和顏悅色以誘人者也便辨謂佞而復辨以此三種之人爲友則有損於已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

動得禮樂之節

孔曰特尊貴以自恣

樂佚遊

王曰佚遊出入不節

樂宴樂損矣

孔曰宴樂沈荒淫瀆三者自損

疏

孔子至損矣○正義曰此章言人心樂好損益之事各有三種也樂節禮樂者謂凡所動作皆得禮之道樂道人之善者謂好稱人之美也樂多賢友者謂好多得賢人以爲朋友也言好此三者於身有益也樂驕樂者謂特尊貴以自恣也樂佚遊者謂好出入不節也樂宴樂者謂好沈荒淫溢也言好此三者自損之道也○注沈荒淫瀆○正義曰云沈者書微子云沈酗於酒言人以酒亂若沈沒於水故以耽酒爲沈也荒者廢也謂有所好樂而廢所掌之職事也書云酒荒於厥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皆是淫過也言耽酒爲過差也瀆者嫉慢也言無復禮節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佚遊樂宴樂無

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孔曰愆過也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鄭曰躁不安靜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孔曰隱匿不盡情實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周曰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嚮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也

疏

孔子至之瞽○正義曰此章戒畢侍於尊審愼言語之法也侍於君子有三愆者愆過也言畢侍於尊有三種過失之事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者謂君子言事未及於己而輒先言是謂躁動不安靜也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者謂君子論及已已應言而不言是謂隱匿不盡情實也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者瞽謂無目之人也言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嚮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無目人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孔曰得貪得

疏

孔子至在得○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人自少及老有三種戒愼少之事也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者少謂人年二十九以

下血氣猶弱筋骨未定貪色則自損故戒之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者壯謂氣方當剛強喜於爭鬬故戒之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者老謂五十以上得謂貪得血氣既衰多好聚斂故戒之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 順吉逆凶天之命也

畏大人 大人卽聖人與天地合其德

聖人之言 深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

畏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 不知畏狎大人

也 慠疏故不知畏狎之

侮聖人之言 不可小知故侮

之疏 孔子至之言○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敬慢不同者心服曰畏言君子心所畏服有三種之事也畏天命者謂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順吉逆凶天之命也故君子畏之畏大人者大人卽聖人也與天地合其德故君子畏之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者言小人忽聖人之言者聖人之言深遠不可小知故小人不知畏也狎大人者狎謂慢忽聖人之言者侮謂輕慢小人輕慢之而不行也○注順吉逆凶惟影響孔安國云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道卽天命也天命無不報故可畏之○注大人卽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正義曰易云利見大人卽聖人也乾卦文言云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莊氏云謂覆載也與日月合其明謂照臨也與四時合其序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之類也與鬼神合其吉凶若福善禍淫也此獨舉天地合其德者舉一隅也○注慠疏故不知畏○正義曰案老子德經云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言天之網羅恢恢疏遠刑淫賞善不失毫分也○注直而不肆故狎之○正義曰肆謂放肆言大人質直而不放肆故小人輕狎之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疏〉孔子有所不通困謂

孔子曰 孔曰困謂至下矣○正義曰此章勸人學也生而知之者上也者謂聖人也學而知之者次也者言由學而知道次於聖人謂賢人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者人本不好學因其行事有所困禮不通發憤而學之者復次於賢人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者謂知困而不能學此爲下愚之民也○注孔曰困謂有所不通○正義曰言爲事不能通達者也左傳昭七年公如楚

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是其困而學之者也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疏〕孔子至思夫正義曰此章言君子有九種之事當用心思慮使合禮義也視思明者目覩爲視見微爲明言君子覩視當思見微若離婁也聽思聰者耳聞爲聽聽遠爲聰言君子耳聽當思聞遠若師曠也色思温者言顏色不可嚴猛當思温貌也貌思恭者體貌接物不可驕亢當思恭遜也言思忠者凡人競事多所言論不可隱欺當思盡其忠心也事思敬者凡人競事不使在躬當思敬也疑思問者已有疑事不使在躬當思問以辨之也忿思難者謂人以非理忤己已必忿怒心雖忿怒不可輕易當思其後得無患難乎若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是不思難者也見得思義者言若有所得當思義然後取不可苟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孔曰探湯去惡疾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

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疏〕孔曰至人也○正義曰此章言善人難得也見善如不及者言爲善汲汲也見不善如探湯者人之探試熱湯其去之必速以喻見惡事去之疾也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者言今人與古人皆有能若此者也隱居以求其志者謂隱遯幽居以求遂其已志也行義以達其道者謂好行義事以達其仁道也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者言但聞其語說古有此行之人也今則無有故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馬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

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王曰此所謂以德爲稱〔疏〕齊景公至謂與○正義曰此章貴德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者景公齊君景謚也馬四匹爲駟千駟四千匹也言齊君景公雖富有千駟及其死也無德可稱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者夷齊孤竹君之二子讓位適周遇武王伐紂諫之不入及武王既誅紂義不食周粟故于河東

郡蒲坂縣首陽山下采薇而食終餓死雖然窮餓民到于今稱之以爲古之賢人其此所謂以德爲稱者與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馬曰以爲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對曰未也嘗獨立 孔曰獨立謂孔子 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 鯉退而學詩 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 鯉退而學禮 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疏〕陳亢至子也。正義曰此章勉人爲詩爲禮也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者伯魚孔子之子鯉也弟于陳亢以爲伯魚是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於餘人故問之對曰未也者荅言未有異聞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者伯魚對陳亢言雖獨立於堂鯉疾趨而過其中庭夫子

謂己曰學詩乎己卽對曰未也夫子又言不學詩無以言以古者會同皆賦詩見意若不學之何以爲言也鯉於是退而遂學通於詩也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者謂異日夫子又嘗獨立而伯魚趨過夫子訓之曰學禮乎荅言未也夫子又言若不學禮無以立身以禮者恭儉莊敬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不學之則無以立其身也鯉於是退而學通於禮聞斯二者蓋言別無異聞但聞此詩禮二者也陳亢退而喜者旣問伯魚退而喜悅也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者亢言始但問異聞是問一也今乃聞詩可以言禮可以立且鯉也過庭方始受訓則知不常嘻嘻褻慢是又聞君子之疎遠其子也故爲得三所以喜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

〔疏〕邦君至夫人。正義曰此章正夫人之名稱也邦君之妻者諸侯之夫人也妻者齊也言與夫齊體上下

論語注疏校勘記

季氏第十六

揚其衰失 本揚誤楊今正

季氏將伐顓臾章

季氏將伐顓臾 唐石經臾作臾北監本作臾案臾是正字省作臾誤作臾

伏羲之後 皇本伏羲作宓羲釋文出宓字云音密又音伏本亦作伏案五經文字云宓論語注亦用作宓羲字音伏是唐時論語注俱作宓羲

季氏貪其土地 皇本無土字

欲滅而取之 皇本取作有

來告孔子 皇本子作氏下有也字

阮元撰盧宣旬摘録

之通稱故曰邦君之妻也君稱之曰夫人者夫之言扶也能扶成人君之德也邦君自稱其妻則曰夫人也夫人自稱曰小童者自稱謙言已小弱之童稚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者謂國中之臣民言則繫君而稱之言是君之夫人故曰君夫人也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者諸於也謂已國臣民稱已君之夫人於他國之人則曰寡小君對異邦謙也以對異邦稱君曰寡君謙言寡德之君夫人對君爲小故曰寡小君也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者謂稱他國君妻亦曰君夫人也以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稱號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六

二品廕生阮常生撰集

故孔子獨疑求教之 皇本之作也

且在邦域之中矣 釋文出邦域云邦或作封案邦與封古字雖通然此處疑本作封字孔注云魯七百里之封邢疏云魯之封域方七百里顓臾爲附庸拄其域中也又云顓臾爲附庸拄此七百里封域之中也皆作封字可證

魯七百里之封 皇本封作邦

何以伐爲 皇本高麗本作何以爲伐也

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 皇本無二於字高麗本毀下無五經文字云柙與匣同見論語○按柙訓檻匣訓匱是柙爲正字匣爲假借字 釋文出於匣云本今作柙櫝匱也 皇本匱作櫃案櫃乃匱之俗字

失虎毀玉豈非典守之過邪 皇本作失毀非典守者之過邪

後世必爲子孫憂 釋文出必爲子孫憂云本或作後世必爲而必爲之辭 皇本高麗本必下有更字

患政理之不均平 皇本理作治平下有也字釋文出政治云本今作理

則不貧矣 皇本不下有患字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 釋文出邦內云鄭本作封內

干楯也 釋文出楯字云又作楯

不在顓臾 唐石經高麗本在下有於字釋文出不在顓臾云或作不在於顓臾

而在蕭牆之內也 隸釋載漢石經在下有於字云盉毛包周無於又牆作薔闔本北監本毛本作墻○按墻俗牆字

言季氏將有征伐之事於顓臾也 本顓誤頊今正

且爾言過矣 本且誤目今正

自是汝之言罪過矣 本自誤目今正

言將伐顓臾之意 本臾誤更今正

以舍其探利之說 北監本毛本探作貪

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 本土誤士今正

則當修文德 本文誤大今正

而在蕭牆之內也 浦鏜云也下脫者字

至屏而加肅敬焉 本肅誤蕭今正

武陽縣東北是也 本北誤此今正

爾雅云兕野牛 案爾雅野當作似各本皆誤

戈秘六尺有六寸 監本毛本秘作柲是也閩本亦誤

戈今句矛戟也 浦鏜云矛誤矛是也

胡其子 子當作孑閩本毛本並誤

天下有道章

周幽王爲犬戎所殺 本犬誤夭今改

孔曰至乾侯 北監本毛本作至侯矣

幽王之廢后去太子也 今史記周本紀后上有申字

遂殺幽王麗山下 本同毛本麗作驪

云辜征伐者 浦鏜云專下脫行字

子昭公禍立 閩本北監本毛本禍作禍○按史漢並作禍左傳作禍說詳左傳注疏校勘記二十

祿之去公室章

孔曰文子云云 皇本高麗本竝作鄭元曰

文公子妃 左氏文十八年傳子作二

欲立之 左氏文十八年傳欲上重襄仲二字

益者三友章

友便辟 高麗本辟作僻案馬讀辟爲避鄭讀辟爲譬今高麗本作僻益與釋文同今既采馬注而字又作僻其誤甚矣

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 皇本作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也

友便佞 說文引便作諞案五經文字云諞見周書與便巧之便同

便辨也 北監本毛本辨作辯說見前

益者三樂章

樂佚遊 釋文出佚遊云本亦作遹音同○按佚遹字多通用

謂好沈荒淫濫也 浦鏜云濶誤濫

瀆者嫉慢也 案嫉是媢之誤閩本同

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 釋文出躁字云魯讀躁爲傲今從古案荀子勸學篇云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躁論孝養章云言不及而言者傲也皆用魯論

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 皇本高麗本無而字

君子有三戒章

戒之在鬬唐石經鬬誤鬭皇本閩本誤鬬北監本毛本誤鬬

戒之在得釋文出在得云或作德非

生而知之者

有闕禮不通補北監本禮作屈

君子有九思章

孔子至思義本義誤夫今正

凡人執事多惰窳閩本北監本毛本窳作怠

若一朝之忿本一字空闕今補正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民無德而稱焉皇本高麗本德作得又皇本無而字案得與德字雖通然此處自當作德王注云此所謂以德爲稱正義云此章貴德也又云及其死也無德可稱又云其此所謂以德爲稱者與皆以斯字即指德言直截目然若改爲得頗乖文義

餓于首陽之下案論語于皆作於惟此章作于

陳亢問於伯魚曰章

陳亢論語有陳亢字子禽與爾雅亢鳥鼅詁訓相合作伉伉似非也然漢書古今人表陳亢陳子禽爲二人段玉裁說

未也不學詩無以言皇本高麗本也下有曰字言下有也字

聞斯二者皇本者下有矣字高麗本者作矣

問一得三北監本毛本問誤聞

邦君之妻章

亦曰君夫人 皇本高麗本人下有也字

對異邦謙本邦誤所今正

諸侯嫡妾不正 釋文出嫡妾云本又作適同

陽貨第十七

何晏集解 邢昺疏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 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往謝

歸孔子豚 孔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

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孔曰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 馬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爲政是迷邦也

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 孔曰言孔子栖栖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得爲有知也

歲不我與馬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 孔子曰諾吾將仕矣○正義曰此章論家臣專恣孔子順辭免(疏)陽貨至仕矣○正義曰此章論家臣專恣孔子者陽貨欲見孔子陽虎也蓋名虎字貨爲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將使之仕也孔子不見者疾其家臣專政故不與相見歸孔子豚者歸遺也豚豕之小者陽貨欲使孔子往謝因得從容見之故遣孔子豚也孔子時其亡而往拜之者謂伺虎不在家時而往謝之也遇諸塗者塗道也孔子既至貨家而反於道路與相逢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者貨呼孔子使來就己言我與汝有所言也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者此陽貨謂孔子之言也實以喻道德言孔子不仕是懷藏其道德也知國不治而不爲政是使迷亂其國也仕者當拯弱興衰使功被當世今爾乃懷寶迷邦可以謂之仁乎曰不可者此孔子遜辭言如此者不可謂之仁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者此亦陽貨謂孔子辭亟數也言孔子棲棲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可謂有知者乎不得爲有知也曰不可者此亦孔子遜辭言如此者不可謂之知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者此陽貨勸孔子求仕之辭逝往也言孔子年者歲月已往不復暫待我也當急求仕之孔子曰諾吾將仕矣者諾應辭也孔子

知其勸仕故應荅之言我將求仕以順辭免去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孔曰君子愼所習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孔曰上知不可使爲惡下愚不可強賢(疏)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當愼其所習也性謂人所稟受以生而靜者也未爲外物所感則人皆相似是近也既爲外物所感則習以性成若習於善則爲君子若習於惡則爲小人是相遠也故君子愼所習然此乃是中人耳其性可上可下故過善則升逢惡則墜也孔子又嘗曰唯上知聖人不可移之使爲惡下愚之人不可移之使爲善此則非如中人性習相近遠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孔曰子游爲武城宰 夫子莞爾而笑莞爾小笑貌 曰割雞焉用牛刀孔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孔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 子曰二三子孔曰從行者 偃之

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曰戲以治小而用大道（疏）子之至之耳○正義曰此章論治民之道也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者之適也武城魯邑名時子游爲武城宰意欲以禮樂化導於民故弦歌孔子因適武城而聞其聲也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者莞爾小笑貌言雞乃小物何須用大道今子游治小用大故笑之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者子游見孔子笑其治小用大故稱名而引昔聞夫子之言以對之道謂禮樂也禮節人心樂和人聲言若在位君子學禮樂則愛養下人也若在下小人學禮樂則人和而易使也子曰二三子者呼其弟子從行者也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者孔子語其從者言子游之言是我前言戲之以治小而用大道其實用大是也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孔曰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疏）孔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何必公山氏之適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疏）與周道於東周○正義曰此章論孔子欲往者弗擾卽左傳公山不狃也字子洩爲季氏費邑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據邑以畔來召孔子孔子欲往從之也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者上下二之俱訓爲適末無也已止也子路以爲君子當去亂就治今孔子乃欲就亂故不喜說且曰無可適也則止之何必公山氏之適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者孔子荅其欲往之意也言夫人召我者豈空然哉必將用我道也如有用我道者我則興周道於東方其使魯爲周乎吾是以不擇地而欲往也○注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正義曰案定五年左傳曰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而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是其事也至八年又與陽虎謀殺桓子陽虎敗而出至十二年季氏以襲魯國人敗諸姑蔑二子奔齊子張問仁於孔子孔

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孔曰應事疾見侮慢寬簡則爲衆所歸也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者敏疾也應事敏則多成功也惠則足以使人（疏）子張問仁於孔子者問何如斯可謂之仁也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者言爲仁之道有五也請問之者子張復請問五者之目也曰恭寬信敏惠者此孔子略言爲仁五者之名也恭則不侮者此下孔子又歷說五者之事也言己若恭以接人人亦恭以待己故不見侮慢寬則得衆者言行能寬簡也敏則有功者敏疾也應事敏疾則多成功也惠則人所委任也敏則有功者有信則人任焉惠則足以使人者有恩惠則人忘其勞也佛肹召子欲往孔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孔曰不入其國佛肹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緇孔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皁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污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疏）佛肹至不食○正義曰此章亦言孔子欲不擇地而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治也佛肹爲晉大夫趙簡子之中牟邑宰以中牟畔來召孔子孔子欲往從之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者言君子不入不善之國也佛肹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者言今佛肹以中牟畔則是身爲不善而子欲往如前言何子曰然有是言也者孔子答云雖有此不入不善之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者孔子之意雖言不入不善緣君子見幾而作亦有可入之理故謂之作譬磷薄也涅水中黑土可以染皁緇黑色也人豈不曰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以喻君子雖居濁亂濁亂不能污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

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江熙云夫子豈實之公山佛肸乎欲往之意以示無係以觀門人之意如欲居九夷乘桴浮于海耳子路見形而不及道故聞乘桴而喜聞之公山而不說升堂而未入室安得聖人之趣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六言六蔽者謂下六事仁知信直勇剛也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孔曰子路起對故使還坐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孔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孔曰蕩無所適守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孔曰父子不知相爲隱之輩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孔曰狂妄抵觸人〔疏〕子曰至也狂○正義曰此章勸學也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者蔽謂蔽塞不自見其過也孔子呼子路而問之曰汝嘗聞六言不學而皆蔽塞者乎對曰未也者子路對言未曾聞也居吾語女者居由坐也禮君子問更端則起子路起對故使還坐吾將語女也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者此下

歷說六言六蔽之事也學者覺也所以覺寤未知也仁之爲行學則不固是以愛物好與曰仁若但好仁不知所以裁之所施不當則如愚人也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者明照於事曰知若不學以裁之則其蔽在於蕩逸無所適守也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者人言不欺爲信則當信義若但好信而不學以裁之其蔽在於賊害父子不知相爲隱之輩也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者絞切也正人之曲曰直若好直不好學則失於譏刺太切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者勇謂果敢當學以知義若好勇而不好學則是有勇而無義則爲賊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者狂猶妄也剛者無欲不爲曲求若好恃其剛不學以制之則其蔽也妄抵觸人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包曰小子門人也詩可以興孔曰興引譬連類可以觀鄭曰觀風俗之盛衰可以羣孔曰羣居相切可以怨孔曰怨刺上政遠之事父遠孔曰遠近也之事君君名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

立也與馬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爲如向牆而立疏子曰至也與○正義曰此章勸人學詩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者小子門人也莫不也孔子呼門人曰何不學夫詩也詩可以興者又爲說其學詩有益之理也若能學詩詩可以興也可以觀者詩有諸國之風俗令人能引譬連類以爲比興也可以觀知之也可以怨者詩有君政不善則風刺之言之者無罪盛衰可以觀覽知之也可以羣者詩有如切如磋可以羣居相切磋也可以怨者詩有君臣父子之事君者邇聞之者足以戒故可以怨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者邇近也詩有凱風白華相戒以養是有近之事父之道也又有雅頌君臣之法是有遠之事君之道也言事父與君皆有其以爲比興則因又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言詩人多記鳥獸草木之名女爲周南召南矣乎者爲猶學也孔子謂伯魚曰女學周南召南之詩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之意也牆面而立也與者又爲說宜學周南召南名南國風之始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若學之則可以觀興人而不爲則如面正向牆而立無所觀見也○注周南至而立正義曰云周南召南國風之始者詩序云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周南召南二十五篇謂之正國風爲十五國風之始也云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者亦詩關雎序文也言二南皆是正始之道先美家內之化是以關雎之篇說后妃心之所樂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也云三綱之首王化之端者白虎通云三綱者何謂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二南之詩首論夫婦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致嘉瑞故爲三綱之首王教之端也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鄭曰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疏子曰至乎哉○正義曰此章辨禮樂之本末風易俗非謂鍾鼓而已也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皆行禮之物也言禮之所云豈在此玉帛云乎者哉言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在於安上治民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者鍾鼓樂之器也樂之所貴者貴其移風易俗非謂貴此

鍾鼓鏗鏘而已故孔子歎之重言之者深明樂之本不在玉帛鍾鼓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孔曰荏柔也爲外嚴厲而內柔佞譬諸小人之 疏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正義自矜厲而內柔佞爲人如此譬之猶小人外雖有盜心穿穿壁窬窬牆曰此章疾時人體與情反也厲矜莊也荏柔佞也穿穿壁窬窬牆也言外自矜厲而內柔佞爲人如此譬之猶小人外雖持正內常有穿壁窬牆竊盜之心也與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孔曰鄉原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是賊亂德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情而爲意以待之是賊德也○正義曰此所以賊德也 疏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正義曰此章疾時人之詭隨也舊解有二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何晏云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馬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 疏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正義曰此章疾時人不習而傳之也塗亦道也言聞之於道路則於道路傳而說之必多謬妄爲有

德者所棄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孔曰言不可與事君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也 既得之患失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正義曰此章論鄙夫之人不可與之事君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者此下明鄙夫不可與事君之由也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也言其初未得事君也時常患己不能得事君也既得之患失之者言不能任直守道常憂患失其祿位也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者苟誠也若誠憂失之則用心顓惜竊位偷安言其邪媚無所不爲也 疏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正義曰此章論鄙夫之行也子曰鄙夫至至矣 疏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孔曰言不可與事君也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也 既得之患失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鄭曰無所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爲 疏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正義曰此章論鄙夫之行也子曰鄙夫至

古者民疾與今時異古之行有三疾今也蕩薄或是亦無也言古者淳朴之時民之行有三疾今也蕩薄不如古人也子曰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論今人蕩薄或是之亡也者亡無也古者民有三疾今時異古之狂也肆者此下歷言三疾也肆謂極意敢言多抵觸人也今之狂也蕩者謂恣怒而多咈戾惡理多怨古之愚也直者謂心直而無邪曲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者謂多行欺詐自利也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疏〕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正義曰此章論與學而篇同弟子各記所聞故重出之子曰惡紫之奪朱也孔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孔曰利口之包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孔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國家〔疏〕子曰至家也○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惡邪之奪正也惡紫之奪朱也者朱正色紫間色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者鄭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國家也○注孔曰至正色○正義曰云朱正色紫間色者皇氏云謂青赤田白黑五方正色不正謂五方間色綠紅碧紫騮黃色是也青是東方間故綠色青黃也朱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南爲火火色赤火刻金金色白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間西爲金金色白金刻木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間北爲水水色黑水刻火火色赤故紫色赤黑也黃是中央土正騮黃是中央土土色黃土刻水水色黑故騮黃色黃黑也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疏〕子曰至言哉○正義曰此章戒人愼言也子曰予欲無言者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以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者小子弟子也子貢聞孔子不欲言故告曰夫子若不言則弟子等何所傳述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者此孔子舉天亦不言而令行以爲譬也天何嘗有言語哉而四時之令遞行焉百物皆依時而生焉若無言但有其行不亦可乎孺悲欲見孔子孔子

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人
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爲其將命者出戶已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之〔疏〕○正義曰此章蓋言孔子疾惡也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者孺悲魯人也來欲見孔子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也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者將猶奉也奉命者主人傳辭出入人也初將命者來入戶言孺悲求見夫子辭之以疾又爲將命者不已故取瑟而歌令將命者聞之而悟已無疾但不欲見之所以令孺悲思之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取棗杏之火一年之中子曰食夫稻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曰子生三歲爲父母所懷抱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孔曰自天子達於庶人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孔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恩昊天罔極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乎〔疏〕宰我至母乎○正義曰此章論三年喪禮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者禮喪服爲至親者三年宰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故問於夫子曰三年之喪期已久矣乎君子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者此宰我又說喪不可三年之義也言禮檢人迹樂和人心君子不可期須去身推在喪則皆不爲也不爲既久故禮壞而樂崩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者宰我又言三年之喪一期爲足之意也夫人之變遷本依天道一期之間則舊穀已沒新穀已成鑽木出火謂之燧言鑽燧者又已改變出火之木天道萬物既已改新則人情亦宜從舊故喪禮

但一期而除亦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者孔子見宰我言至親之喪欲以期斷故問之言禮爲父母之喪既殯食粥居倚廬斬衰三年期而小祥食菜果居堊室練冠縓緣要絰不除今女既期之後食稻衣錦於女之心得安否乎曰安者宰我言既期除喪卽食稻衣錦其心安也女安則爲之者孔子言女心安則自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者孔子又爲說不可安之禮旨美也言君子之居喪也疾卽飲酒食肉雖食美味不以爲甘雖聞樂聲不以爲樂寢苫枕塊居處不求安也故不爲食稻衣錦之事今女旣心安則任自爲之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爲之宰我出予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者予宰我名宰我方當愚執夫子不欲面斥其過故宰我旣問而出去孔子對二三子言曰夫宰予不仁於父母也凡人子生未三歲常爲父母所懷抱旣三年然後免離父母之懷是以聖人制喪禮爲父母三年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者通達也謂上自天子下達庶人皆爲父母三年故曰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者爲父母愛己故喪三年今予也不欲行三年之服是有三年之恩愛於父母乎。注馬曰至火也。正義曰云周禮月令有更火之文者周書孔子所刪尚書百篇之餘也齊

成康中得之汲冢有月令篇其辭今亡案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鄭立注云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鄭司農說以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其文與此正同釋者云榆柳青故春用之柞楢白故秋用之槐檀黑故冬用之。注孔曰自天子達於庶人。正義曰禮記三年問云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鄭玄云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喪服四制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檀弓曰先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也聖人雖以三年爲文其實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喪服四制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思之殺也故孔子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所以喪必三年爲制也。注孔曰至愛乎。正義曰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罔極者小雅蓼莪文鄭箋云之猶是也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云予也有三年之愛也繆協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啓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

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
爲之猶賢乎已 馬曰爲其無所（疏）子曰至乎已。正義曰此章疾人之不學也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者言人飽食終日於善道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者賢勝也已止也博說文作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古者烏曺作簙圍棊謂之奕說文奕從廾言竦兩手而執之棊者所執之子以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棊稱奕者又取其落奕之義也夫子爲其飽食之。无所據樂善生淫欲故教之曰不有博奕之戲者乎若其爲之猶勝乎止也欲令據此爲樂則不生淫欲也

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
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疏）子路至爲盜。正義曰此章抑子路也子路曰君子尚勇乎者子路有勇意謂勇可崇尚故問於夫子曰君子當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者言君子不尚勇而上義也上卽尚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者君子指在位者合宜爲義言在位之人有勇而無義則爲亂逆在下小人有勇而無義則爲盜賊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
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 包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爲惡 惡居下流
而訕上者 孔曰訕謗毀 惡勇而無禮者 惡果敢而窒者
馬曰窒塞也 曰賜也亦有惡乎 惡徼以爲知者 孔曰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 惡不孫以爲勇者 包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惡訐以爲直者 （疏）子貢至直者。正義曰此章論人有惡行可憎惡也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者君子謂夫子也子貢問夫子之意亦有憎惡者乎子曰有惡者答言有所憎惡也惡稱人之惡者謂好稱說人之惡所以惡之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訕謗毀也謂人居下位而謗毀在上所以惡之也惡勇而無禮者勇而無禮所以惡之也惡果敢而窒者窒謂窒塞人之善道所以惡之也曰賜也亦有惡乎者子貢言賜也亦有所憎惡也惡徼以爲知者徼抄也禮意以爲己有所以惡之惡不孫以爲勇者毋抶說若抄人之意以爲己有所以惡之惡不孫以爲勇者亦可惡也惡訐以孫順也君子義以爲勇若以不順爲勇者亦可惡也惡訐以

為直者訐謂攻發人之陰私也人之為直當自直已若攻發他人陰私之事以成己之直者亦可惡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疏〕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正義曰此章言女子與小人皆無正性難畜養所以難養者以其親近之則多不孫順疏遠之則好生怨恨此言女子與其大率耳若其稟性賢明若文母之類則非所論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鄭曰年在不惑惡終無善行〔疏〕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正義曰此章言人年四十猶為惡行而見憎惡於人者則是其終無善行也已以其年在不惑而猶為人所惡必不能追改故也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七

二品廕生阮常生校栞

論語注疏校勘記

陽貨第十七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陽貨欲見孔子章

歸孔子豚 釋文出歸孔子云如字鄭本作饋魯讀為歸今古案歸饋古今字儀禮聘禮注今文歸或為饋

遇諸塗 釋文出塗字云字當作途○按古道塗字多作涂从土皆後出字

言孔子栖栖好從事 北監本毛本栖作棲此疏中亦作棲案說文西為本字或作棲此作栖又為棲之俗字

以順辭免 皇本免下有害也二字

予與爾言者 本予誤子今正

仕者當拯弱興衰 北監本毛本弱作溺

言孔子年老 本老誤者今正

性相近也章

唯上知與下愚 皇本唯作惟說見前

不可使爲惡 皇本爲上有强字案釋文爲下强賢作音則此處亦無强字

未爲外物所感 本未誤夫今正

下愚之人 閩本北監本毛本人作夫

子之武城章

聞弦歌之聲 皇本弦作絃案說文有弦無絃

夫子莞爾而笑 釋文出莞爾云本今作莞案易夬莧陸夬夬虞注莧悅也讀如夫子莧爾而笑之莧是仲翔所見本亦作莧字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高麗本無也字

言雞乃小牲 本牲誤往今正

而引昔聞夫子之言以對之 本昔誤焉閩本同今正

公山弗擾章

公山弗擾 皇本高麗本弗作不注同

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高麗本之字不重

如有用我者 皇本用上有復字

此章論孔子不避亂而興周道也 本避誤壁今正

改步改玉 本玉誤王閩本同今正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孔子曰高麗本曰上有對字

佛肹召章

佛肹召唐石經同皇本佛肹作拂肸後同案漢書古今人表肹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省

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皇本不上有曰字

涅而不緇閩本同毛本涅作涅案史記孔子世家及論衡問孔篇俱作不淄淄與緇古字通後漢書后妃紀云恩隆好合遂忘淄磷以淄爲緇又隸釋載費鳳別碑有云涅而不滓史記屈原賈生傳云皭然泥而不滓者也後漢書隗囂傳亦云賢者泥而不滓似皆本此當是古魯異文

故謂之作譬浦鏜云爲誤謂

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章

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皇本無也字

未也居吾語女皇本居上有曰字

居由坐也閩本同毛本由作猶

好剛不好學本學誤之今正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皇本以子謂商曰以下別爲一章朱子集注本與皇本同

羣居相切瑳毛本瑳並作磋

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皇本高麗本召作邵下及注並同○按周召字當作召邵字非

樂得淑女皇本無樂字

如向牆而立皇本立下有也字釋文出如鄉云又作向同說見前

王者之風本王誤五今正

三綱者何謂 今白虎通謂下有也字

禮云禮云章

鍾鼓云乎哉 皇本北監本毛本鍾作鐘注疏竝同

言非但崇此玉帛而已 本而誤不今正

深明樂之本 北監本毛本樂上有禮字此誤脫也

色厲而內荏章

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釋文出穿踰云本又作窬音同案孔注云窬窗牆也則字當從踰

鄉原章

而爲意以待之 皇上意上有已字

是賊亂德也 皇本也上有者字釋文出是敗亂云敗或作賊字

而見入輒原其趣嚮 皇本嚮作向釋文出趣鄉云本今作向說見前

言此所以賊德 諸本有也字

道聽而塗說章

德之棄也 高麗本無也字

鄙夫章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釋文出與哉云本或作無哉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 高麗本無也字

苟患失之 高麗本無之字

言其邪媚無所不爲 皇本無其字爲下有也字

則用心固惜 案固當作顧各本皆不誤今正

古者民有三疾章

與今時異本今誤令今正

古之矜也廉釋文出廉字云魯讀廉爲貶今從古

今之狂也蕩者謂忿戾而多咈戾蕩者下毛本有謂無所依據太放浪也古之矜也廉者謂有廉隅自撿束也今之矜也忿戾者三十字閩本北監本並有上謂字以下二十九字閩本實閩北監本空闕

巧言令色章

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皇本高麗本無此節經注

惡紫之奪朱也章

惡紫之奪朱也高麗本無也字下雅樂下同

惡利口之覆邦家者皇本者作也高麗本無者字

傾覆國家皇本作傾覆其國家也

謂青赤田白黑北監本毛本田作黃是也浦鏜云謂上脫正字

綠紅碧紫騂黃色是也浦鏜云色字衍

東爲木本東誤策今正

木刻土閩本同案刻當作克下同

中央土上色黃案二上字並當作土浦鏜云央下脫爲字

土刻水本土誤士今正

予欲無言章

天何言哉釋文出天何言哉云魯讀天爲夫今從古

孺悲欲見孔子章

孺悲欲見孔子 釋文出孺悲云字亦作𤼵案五經文字云孺經典及釋文或作𤼵與孺同

孔子辭以疾 皇本高麗本以上有之字

爲其將命者不已 皇本已上有知字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期已久矣 釋文出期已久矣云一本作朞

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 皇本無之文二字

食夫稻衣夫錦 皇本高麗本稻下錦下有也字案世說規箴篇引此文亦竝有也字

安女安則爲之 皇本女上有曰字

子生於二歲 案二當作三皇本於作未

天下之通喪也 史記弟子列傳喪作義

於其父母乎 漢石經無乎字

欲報之恩 皇本恩作德

宰我嫌其期月太遠 北監本毛本期月作三年

推在喪則皆不爲也 案推當惟誤

一期之間 本閒誤問今正

其辭今亡 本今誤令今正

天下之通喪也 禮記三年問通作達案此本疏後述經文亦作達喪

先王制禮也 今禮記檀弓王下有之字

不至者 今禮記檀弓至下有焉字

有三年之愛乎者 浦鏜云愛下脫於其父母四字

飽食終日章

不有博奕者乎 皇本闕本同北監本毛本奕作弈閩本疏中亦作弈此本疏中唯說文下作弈按當作弈从廾亦聲

馬曰 高麗本無馬曰字

善生淫欲 皇本欲作慾下有也字釋文出淫慾云本今作欲○按欲慾古今字

局戲也 毛本局作局說見前

古者烏曾作簙 閩本同北監本毛本曾改作曹是也案廣韻十九鐸衆經音義八藝文類聚七十四引世本竝作烏曹說文作烏曺段玉裁說文注已正其誤

夫子爲其飽食之之 按之之當是終日之誤

猶勝乎上也 北監本毛本上作止

君子尚勇乎章

君子義以爲上者 本以誤而今正

言君子不尚勇而上義也 北監本毛本上作尚

君子亦有惡乎章

子貢曰 皇本高麗本曰上有問字

君子亦有惡乎 漢石經無亦字下有惡無惡字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漢石經無流字案皇疏云又憎惡爲人居下位而謗毀在上所以惡之也是皇邢兩本亦無流字九經古義云當因子張篇惡居下流涉彼而誤鹽鐵論大夫曰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云小臣居下訕上是漢以前皆無流字

惡果敢而窒者釋文出而窒云魯讀窒爲室今從古案室乃窒之省文隸釋載漢韓勅脩孔廟後碑以窒爲室

賜也亦有惡乎皇本高麗本乎作也

惡微以爲知者釋文出微以云鄭本作紋案敦聲交聲古音同部故得通借

抄人之意皇本抄上有惡字

禮毋抄說案抄當作勦北監本毋誤母○按段玉裁云曲禮勦字从刀不从力

唯女子與小人章

遠之則怨皇本怨上有有字

若文母之類本母誤毋今正

年四十而見惡焉章

年四十而見惡焉漢石經作年冊見惡焉

論語注疏校勘記卷十七終

微子第十八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此篇論天下無道禮壞樂崩君子仁人或去或死否則隱淪巖野周流四方因記周公戒魯公之語四乳生八士之名以前篇言羣小在位則必致仁人失所故以此篇次之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馬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孔子曰殷有三仁焉〔疏〕微子至仁焉。正義曰此章論殷有三仁志同行異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者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見紂無道微子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孔子謂之仁三人所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注馬曰至見殺。正義曰云微箕二國名子爵也者孔安國云微圻內國名子爵爲紂卿士去無道鄭玄以爲微與箕俱在

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爲王卿士肅意蓋以微爲圻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辟漢景帝名也微子紂之同母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者啓與其弟仲衍皆紂之庶兄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尤尚爲妾改而爲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徧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家語曰比干是紂之諸父紂之親戚也言親戚不知爲父爲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爲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云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者尚書微子篇備有去殷之事本紀云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是也

師孔曰士師典獄之官**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

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孔曰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疏**柳下至之邦。正義曰此一章論柳下惠之行也柳下惠爲士師者士師典獄之官也三黜者時柳下惠爲魯典獄之官任其直道聲邪醜直故三被黜退人曰子未可以去乎者或人未可以去離魯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者荅或人不去之意也焉何也枉曲也人則何往而不三黜乎言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若舍其直道而曲以事人則在魯亦不見黜何必去父母所居之國也。注士師典獄之官。正義曰士師卽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卿士皆以士爲官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是士師爲典獄之官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孔曰魯三卿季氏爲上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疏**齊景至子行正義曰此章

言孔子失所也齊景公待孔子者待遇也謂以祿位接遇孔子也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者魯三卿季氏爲上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景公言我待孔子以上卿之位若魯季氏則不能以其有田氏專政故也又不可使其位卑若魯孟氏故欲待之以季孟二者之間曰吾老矣不能用也者時景公爲臣下所制雖說孔子之道而終不能用故託云聖道難成吾老不能用也孔子行者去齊而歸魯也。正義曰案世家云魯昭注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公奔齊頃之魯亂孔子適齊景公數問政景公說將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諫而止之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是其事也。齊

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孔曰桓子季孫

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疏）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正義曰此章言孔子去無道也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孔子遂行也案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八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

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之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圖焉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得以從政也。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謂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孔子遂適衛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孔曰已往所行不可追自止辟亂隱居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曰已而已而者言世亂

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疏〕楚狂至之言○正義曰此章記接輿佯狂感切孔子也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者接輿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也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時孔子適楚與接輿相遇而接輿行歌從孔子邊過欲感切孔子也曰鳳兮鳳兮者鳳喻孔子有聖德故比孔子於鳳但鳳鳥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尤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者此其歌辭也知孔子下欲與之言故下車欲與語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也待聖君乃見今孔子周行求合諸國而每不合是鳳德之衰也諫止也言已往所行者不可復諫止也自今已來尤可追而自止欲勸孔子辟亂隱居也已而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殆危也言今之從政者皆無德自將危亡無日故曰殆而而皆語辭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者下謂下車欲與語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也疾行以辟孔子故孔子不得與之言也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鄭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耦廣五寸二耜爲耦津濟渡處

路曰爲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馬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曰滔滔周流之貌言當今天下治亂同室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士有辟人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爲士從辟人之法己之爲士則從辟世之法耰而不輟鄭曰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爲其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曰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林是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己大而人小故也〔疏〕長沮至易也○

正義曰此章記孔子周流爲隱者所譏也長沮桀溺隱者也耦耕器也二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者長沮桀溺並二耦而耕孔子道行於耦爲耦耕津濟渡之處也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者旁過之使子路往問濟渡之處也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者子路爲御既使問津孔子代之而執轡故長沮見而問子路曰爲孔丘者子路以其師名聞於天下故舉師之姓名以答長沮也曰是魯孔丘與者長沮舊聞夫子之名見子路之答又恐非是故復問之曰是魯國之孔丘與與是疑而未定之辭曰是也者子路言是魯孔丘也曰是知津矣者長沮言既是魯孔丘是人數周流天下自知津處故乃不告問於桀溺者長沮不告津處故子路復問桀溺桀溺曰子爲誰者不識子路故問之曰爲仲由者子路稱姓名以荅也曰是魯孔丘之徒與者桀溺舊聞魯孔丘之門徒有仲由有恐非是故復問之曰是與曰然者然九是也子路言已是魯孔丘之徒也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者此譏孔子周流天下也滔滔周流之貌言孔子何事滔滔然周流者乎當今天下治亂同皆是無道也空舍此適彼誰以易之爲有道者也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者士有辟人辟世之法謂孔子從辟人之法長沮桀溺自謂從辟世之法且而皆語辭

與猶等也既言天下皆亂無以易之則賢者皆合隱辟且等其隱辟從辟人之法則有周流之勞從辟世之法則有安逸之樂意令孔子如己也耰而不止不以津告子路行以告者子夫子憮然者憮失意貌謂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者孔子言其不可隱居避世之意也山林多鳥獸不可與同羣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者與謂相親與我非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者我皆不與易也爲其有道丘不與易也者言凡天下人小故也○注耦廣五寸二耦爲耦○正義曰此周已大而人小故也○注耦廣五寸二耦爲耦○正義曰此周禮考工記文也鄭注云古者耜一金兩人並發之今之耜歧頭兩金象古之耦也月令云脩耒耜鄭注云耜者耒之金

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包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殖五穀誰爲夫子而索之邪

植其杖而芸孔曰植倚也除草曰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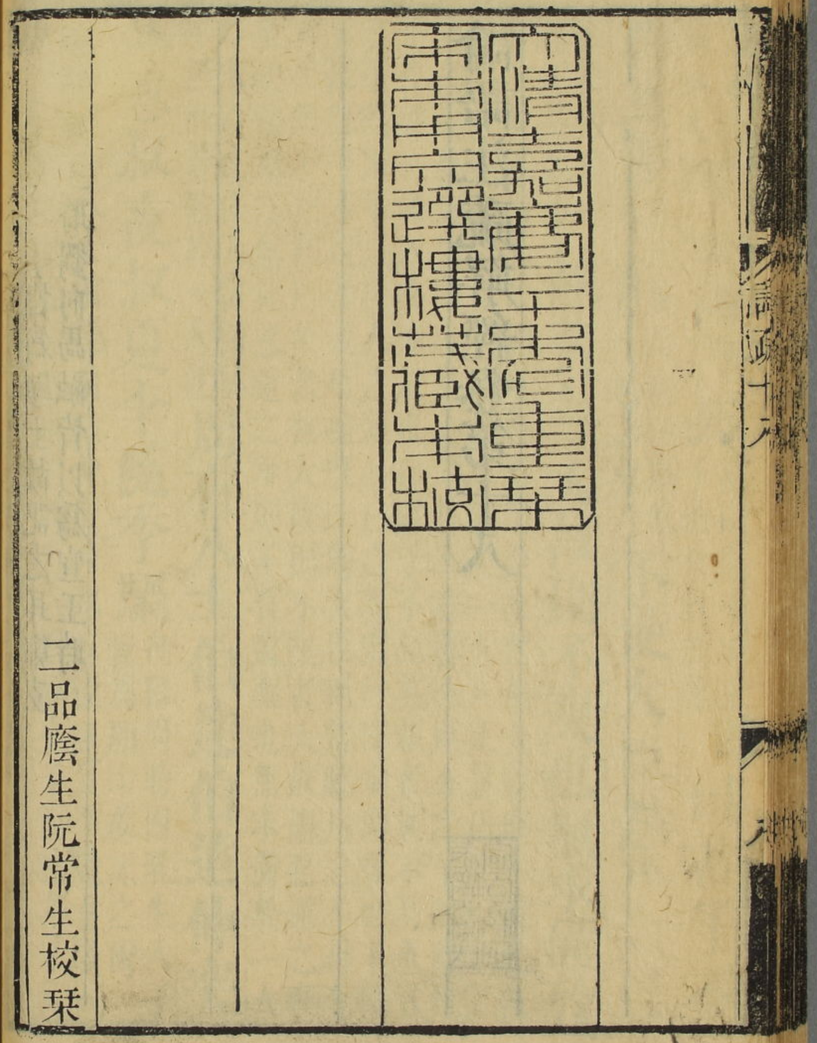
子路拱而

立未知所以荅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孔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子路曰不仕無義鄭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孔曰言女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邪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包曰倫道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包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不必自己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己知之○正義曰此章記隱者與子路相譏之事子行不相及而獨在後逢老人以杖擔荷竹器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者夫子孔子也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者丈人責子路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殖五穀誰爲夫子而來問我求索之邪植其杖而芸者植倚立也芸除草也丈人既責子路至於田中倚其荷蓧之杖而芸其苗子路拱而立荅故隨至田中拱手而立也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者丈人留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者丈人留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丈人知子路賢故又以二子見於子路也明日子路行以告者既宿之明日子路行去遂及夫子以丈人所言及雞黍見子之事告之也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夫子言此丈人必賢人之隱者也使子路反求見之欲語以己道子路反而至其家則丈人出行不在也子路曰不仕無義者丈人既不在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令其父還則述之此下之言皆孔子之意言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人性知皆當有之君其不仕是無君臣之義也長幼之節不可廢之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者言女知父子相養是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反可廢君臣之義而不仕濁世欲清絜其身則亂於君臣之義大道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者言君子之仕非苟利祿而已所以行君臣之義亦不必自己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己知之也○注蓧竹器○正義曰說文作莜芸田器也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逸民者節行超逸也包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子曰不降其

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鄭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孔曰但能言應倫理而已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應思慮如此而已包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身中清廢中權馬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馬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疏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正義曰此章論逸民賢者之行也逸民伯夷叔齊至不可不必退唯義所在也逸民之節行超逸者也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者逸民謂民之節行超逸者也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者此下孔子論其逸民之行也言其直己之心不降志也不入庸君之朝不辱身也惟伯夷叔齊有此行也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者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者又論此二人食祿亂朝是降志辱身也倫理也中慮也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不以世務嬰心故亦謂之逸民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者放置也清純潔也權反常合道也孔子又論此二人隱遯退居放置言語不復言其世務其身不仕濁世應於純潔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應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者孔子言我之所行則與此逸民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故曰無可無不可也不論朱張之行者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此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孔曰亞次師也摯干皆名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包曰三飯四飯樂章名各異師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於河包曰鼓擊鼓者方叔名入謂居其河內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孔曰播搖也鼗小者兩耳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搖鼗鼓者名二人武入居於漢中也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者陽襄皆名二人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疏大師至於海○正義曰此章記魯哀公時者太師樂官之長名摯去魯而適齊也亞飯干適楚者亞次也天子諸侯每食奏樂樂章各異各有樂師次飯樂師名干往楚三飯樂師名繚往蔡四飯樂師名缺往秦鼓方叔入於河者擊鼓者名方叔入於河內也播鼗武入於漢者播搖鼗鼓者名武入居於漢中也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者陽襄皆名二人

八佾於海內也周公謂魯公孔曰魯公之子伯禽封於魯曰君子不施其親孔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孔曰以用也怨不見聽用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一人孔曰大故謂惡逆之事〔疏〕周公至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正義曰此一章記周公戒魯公之語也周公謂魯公者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將之國周公戒之也曰君子不施其親者施不易也言君子爲國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當行博愛廣敬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以用也既任爲大臣則當聽用之不得令大臣怨不見聽用故舊無大故謂惡逆之事也故舊朋友無此惡逆之事則不有遺棄也無求備於一人者求責也任人當隨其才無得責備於一人也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疏〕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正義曰此章記異也周時有人四產生子而乳之每乳皆二子凡八子皆爲顯士故記之耳鄭玄以爲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時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八



二品廕生阮常生校栞

論語注疏卷十八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録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章

其時尤尚爲妾閩本同北監本毛本尤作猶是也○按今本吕氏春秋無其時猶三字

改而爲妻後生紂案吕氏春秋吕覽改作已後作而是也

紂之父欲立微子啓○案吕氏春秋父下有紂之母三字立作置下同

比干是紂之親今家語作比干於紂親

乃與太師謀遂去史記殷本紀太師下有少師二字

吾聞聖人心有七竅本竅誤窮今正

柳下惠爲士師章

所至之國 皇本所上有於字

齊景公待孔子章

季氏爲上卿最貴 史記孔子世家集注引上卿作正卿

異日 本日誤曰今正

齊人歸女樂章

齊人歸女樂 釋文出齊人歸云鄭作饋案說見陽貨篇

陳女樂馬於魯城南高門外 本馬誤焉史記孔子世家高門上有之字

則吾尤可以正 北監本毛本無人字下彼婦人之謂亦無

彼婦人之口 北監本毛本尤作猶正作止是也

以羣婢故也 史記孔子世家無故字也下有夫字下適衛下無矣字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章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高麗本孔子下有之門二字閩本狂誤往下同案高麗本有之門二字頗與古合蓋接輿乃楚狂之名過孔子者過孔子之門也莊子人間世言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正指此事故鄭君注孔子下云下堂出門最爲明確包咸以下爲下車甚誤

何德之衰 漢石經何下有而字衰下有也字下可諫可追下有也字案莊子人間世作何如德之衰也如與而古字通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釋文出殆而云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

來者猶可追 本猶誤尤下同今正

趨而辟之 各本趨作趨下同

長沮桀溺耦而耕章

夫執輿者爲誰漢石經輿作車誰下有子字皇本誰下有乎字曰是也曰漢石經無也字下曰字皇本高麗本上曰上有對是魯孔丘之徒與一本作子是本今作孔丘之徒與案史記孔子世家作子孔丘之徒與

滔滔者釋文出孔子之徒與云一本作子是本今作孔丘之徒與案史記孔子世家作子孔丘之徒與釋文出滔滔云鄭本作悠悠案史記孔子世家亦作悠悠文選晉紀總論注引孔注云悠悠者周流之貌也鄭作悠悠亦从古論今注中仍作滔滔當是何晏从魯論改

耰而不輟漢石經耰作櫌案說文亦引作櫌與漢石經合五經文字云櫌音憂覆種見論語經典及釋文皆作耰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漢石經無行字夫字案史記孔子世家亦無行字因丈人章而誤衍也皇侃疏已有行字

鳥獸不可與同羣皇本高麗本羣下有也字

隱於山林是同羣皇本作隱居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按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隱居山林是同羣也

有恐非是補明監本有作又

是與浦鏜云當爲是魯國孔丘之徒與八字

夫子憮然者憮失意貌本憮並誤撫今正

謂不達己意本謂誤其今正

鳥獸不可與同羣者本鳥誤烏下並同閩本下山林多鳥獸烏字亦誤烏

兩人並發之今周禮攷工記注並作併

今之耜歧頭兩金閩本北監本毛本歧作岐○按岐歧正俗字

子路從而後章

以杖荷蓧皇本蓧作篠釋文出蓧字云本又作條又作莜案說文玉篇竝引作莜是莜爲本字蓧爲假借字條又爲蓧之省文史記孔子世家引包氏注蓧草器名也字當从艸無疑今包注作竹器竹乃艸字之訛皇本竟改从竹作篠并云籧篨之屬誤益甚矣

植其杖而芸漢石經植作置芸作耘釋文出而芸云音云多作耘字案植置古字通耘爲本字芸乃假借字後漢書申屠蟠傳注亦作其可廢也

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漢石經作君臣之禮如之何其廢之也皇本作如之何其可廢也案

欲潔其身皇本闕本北監本毛本潔作潔案潔乃潔之俗字

道之不行皇本高麗本行下有也字

見子之士補明監本士作事是也

逸民章

朱張釋文出朱張云鄭作侏張云音陟留反案鄭氏不以朱張爲人姓名故讀朱如周朱一聲之轉書講張爲幻本或作侏張亦作侏此言逸民之行皆不合於正故云侏張猶師古注夷逸謂竄於蠻夷而遁亦不以爲人姓名也○按下無謂朱張之語

不辱其身皇本高麗本身下有者字

其斯而已矣漢石經作其斯以乎案已以古字通

謂虞仲夷逸漢石經逸作佚案前夷逸字闕○按二字古多通用

身中清史記孔子世家身作行

降志辱身矣者案者字誤衍諸本竝無

中慮也案此三字是中倫中慮之誤

應於純潔北監本毛本同案潔當作絜

荀卿以比孔子本比誤此今正

大師摯適齊章

入於河唐石經皇本於作于下入於海入於漢同

播鼗武皇本高麗本鼗作鞉釋文出鼗字云亦作鞉案說文鞉或从兆作鼗此作鼗乃鼗之變體

播搖也皇本搖上有猶字

太師樂官之長北監本同毛本太作大

鼗如鼓而小本鼗誤人今正

周公謂魯公曰章

周公謂魯公曰高麗本謂作語

君子不施其親釋文出不弛云本今作施案施弛古字通禮記孔子閒居引詩弛其文德注弛作施周禮遂人以其施舍注云施讀爲弛

人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案人當作不皇本作不以他人親易其親也

施不易也孫志祖云不字當衍

無此惡逆之事本事誤士今正

周有八士章

生八子皇本生作得案釋文明出生字是陸氏所見本亦不作得字

故記之爾皇本爾作耳

徧生子而乳之本徧誤偏今正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九

子張第十九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此篇記士行交情仁人勉學或接聞夫子之語或辨揚聖師之德以其皆弟子所言故善次諸篇之後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孔曰致命不愛其身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疏〕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士行也士者有德之稱自卿大夫已下皆是致命謂不愛其身子張言為士者見君有危難不愛其身致命以救之見得利祿思義然後取有祭事思盡其敬有喪事當盡其哀有此行者其可以為士已矣　子張曰

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孔曰言無所輕重〔疏〕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正義曰此章言人行之不備者弘大也篤厚也亡無也言人執守其德不能弘大雖信善道不能篤厚人之若此雖存於世何能為有而重雖沒於世何能為無而輕言

於世無所輕重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孔曰問與人交接之道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疏〕子夏至人也○正義曰此章論與人結交之道子張者門人謂弟子問交問與人交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反問子夏之門人汝師嘗接之道子張曰子夏云何者子張反問子夏之門人汝師嘗說結交之道云何乎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者子夏弟子對子張述子夏之言也子夏言結交之道若彼人賢可與交者即與之交若彼人不賢不可與之交者則拒之而不交子張曰異乎吾所聞者言已之所聞結交之道與子夏所說異也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者此所聞之異者也言君子之人見彼賢則尊重之雖衆多亦容納之人有善行者則嘉美之不能者則哀矜之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於人何

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者既陳其所聞又論其不可拒人之事誠如子夏所說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設若我之大賢則所在見容也我若不賢則人將拒我不與已交又何暇拒他人乎然二子所言各是其見論交之道不可相非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包曰泥難不通是以君子不爲也〔疏〕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正義曰此章勉人學爲大道正典也小道謂異端之說百家語也雖曰小道亦必有小理可觀覽者焉然致遠經久則恐泥難不通是以君子不學也子夏曰日知其所亡孔曰日知其所未聞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疏〕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正義曰此章勸學也亡無也舊無聞者當學之使日知其所未聞舊已能者當溫尋之使月無忘也能如此者可以謂之好學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孔曰廣學之切問而近思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未悟之事近思者思己

所未能及之事。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習者不精所思者不解仁在其中矣（疏）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正義曰此章論好學近於仁也博廣也篤厚也志識也言廣學而厚識之使不忘切問者親切問於己所學未悟之事不汎濫問之也近思者思己所未能及之事不遠思也若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習者不精所思者不解仁者之性篤志近思故曰仁在其中矣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包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致其道。正義曰此章亦勉人學舉百工以爲喻也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五材各有工言百衆言之也肆謂官府造作之處也致至也言百工處其肆則能成其事猶君子勤於學則能至於道也（疏）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正義曰此章孔曰文飾其過彊爲辭理不言情實也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

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鄭曰厲嚴正（疏）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德也望之人遠望之則多懈惰卽近之則顏色溫和及聽其言則嚴正而無後邪也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王曰厲猶病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使下事上之法也言在上位當先示信於民然後勞役其民則民忘其苦也若未嘗施信而便勞役之則民以爲從欲崇侈妄加困病於己也若爲人臣當先盡忠於君待君信己而後可諫君之失若君未信己而便稱君過失以諫譖之則君以爲謗讟於己也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孔曰閑猶法也小德出入可也孔曰小德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疏）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正義曰此章論人之德有小大而行亦不同也閑猶法也大德之人謂上賢也所行皆不越法則也小有德者謂次賢之人不能不踰法有時踰法而出旋能入守其法不責其備故曰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包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 子夏聞之曰噫孔曰噫心不平之聲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包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馬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埽而已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正義曰此章論人學業有先後如一唯〔疏〕子游至人乎○聖人耳〔疏〕之法也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埽應對

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者子游言偃也門人小子謂弟子也應當也抑語辭也本謂先王之道言偃有時評論子夏之弟子但當對賓客脩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今子夏弟子於其本先王之道則無有不可尒何故云如之何也子夏聞之曰噫者噫心不平之聲子夏既聞子游之言中心不平之故曰噫言游過矣者謂言偃所說爲過失也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者言君子教人之道先傳焉孰後倦焉者乎子夏言我之意恐門人聞大道而厭倦故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而厭倦誰有先傳而後倦者乎子夏言諸草木區以別矣者諸之也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之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也君子之道焉可誣也者言君子之道當知學業以次安可便誣罔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者卒猶終也言人之學道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能終始如一不厭倦者其唯聖人耳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馬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優則仕○正義曰此章勸學也言人之仕官行己職而優閒有餘力則以學先王之遺文也若學而德業優長者則當仕進以行君臣之義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孔曰毀致乎哀而止○正義曰此章言居喪不滅性〔疏〕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正義曰此章言居喪之禮也言人有父母之喪當致極哀感不得過毀以至滅性滅性則非孝○注毀不滅性○正義曰此孝經文也注云不食三日哀毀過情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於隕滅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包曰言子張容儀之難能及也然而未仁〔疏〕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正義曰此章論子張材德也子游言吾同志之友子張其容儀爲鄭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疏〕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正義曰此章亦論子張材德也堂堂容儀貌曾子言子張容儀堂堂然盛於仁道則薄故難與並爲仁矣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馬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疏〕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正義曰此章論人致誠之事也曾子言我聞之夫子言人雖未能自致盡其誠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也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馬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正義曰此章論魯大夫仲孫速之孝行也言其他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他人可能及之也其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之也是他人難能也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包曰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馬曰民之離散爲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爲非民之過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疏〕孟氏至勿喜○正義曰此章論典獄之官問於曾子者問其師求典獄之法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者言上失爲君之道民人離散爲輕易漂掠犯於刑法亦已久矣乃上之失

政所爲非民之過女若求得其情當哀矜之勿自喜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疏〕子貢曰紂之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惡之於紂甚之皆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正義曰此章戒人爲惡也紂名辛字受德商末世之王也爲惡不道周武王所殺謚法殘義損善曰紂言商紂雖爲不善以喪天下亦不如此之甚也乃後人憎甚之耳下流者謂爲惡行而處人下若地形卑下則衆流所歸人之爲惡處下衆惡所歸是以君子常爲善不爲惡惡居下流故也紂爲惡行居下流則人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孔曰更改也 〔疏〕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過似日月之食也更改也言君子苟有過之時則人皆復仰其德如日月明生之後則萬物亦皆仰

其明 衛公孫朝 馬曰公孫朝衛大夫 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 孔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 而亦何常師之有 孔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 〔疏〕衛公孫朝者衛大夫也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者問子貢仲尼何所從學而得成此聖也意謂孔子生知無師所從學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者焉猶安也言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行之在人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皆從而學安得不學乎而亦何常師之有者言夫子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 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謚 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

之牆也及肩闚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或寡矣。包曰七尺曰仞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包曰夫子謂武叔

【疏】叔孫至宜乎。○正義曰此章亦明仲尼之德也。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者。叔孫武叔魯大夫有時告語諸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才過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者。景伯亦魯大夫。夫子服何也。以武叔之言告之子貢也。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闚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子貢聞武叔之言。已賢於仲尼。此由君子之道不可小知。故致武叔有此言。乃為之舉喻曰。譬如人居之宮。四圍各有牆。牆卑則可闚見在內之美。猶君子之道不可小知也。今賜之牆也。纔及人肩。則人闚見牆內室家之美好。夫子之牆高。乃數仞。七尺曰仞。若人不得其門而入。則不見宗廟之美。備百官之富。盛也。得其門者或寡矣者。言夫聖閎非凡可及。故得其門而入者或少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者。夫子謂武叔以此論之。

卽武叔云子貢賢於仲尼亦其宜也不足怪焉。○注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謚。○正義曰案世本州仇公子叔此。六世孫叔孫不敢子也。春秋定十年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左傳曰武叔懿子圍郈是知叔孫武叔卽州仇也。謚法云剛強直理曰武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疏】言人雖自絕弃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正義曰此章亦明仲尼也。叔孫武叔毀仲尼者。譬毀孔子之德也。子貢曰無以為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者。子貢又為設譬也。言他人之賢。譬如丘陵。雖曰廣顯。猶可踰越。至於仲尼之賢。則如日月。不可得而踰也。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者言人雖欲毀譬夫日月。特自絕弃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故人雖欲毀仲尼。亦不能傷仲尼。

也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猶適也皆化但不能毀仲尼又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注言八至量也○正義曰云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者據此注意似訓多爲適所以多得爲適者古人多祇同音多見其不知量猶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多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張衡西京賦云炙炮臇清酤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爲韻此類衆矣故以多爲適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孔曰謂爲諸侯若卿大夫 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孔曰綏安也言孔子爲政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睦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 疏 陳子至及

也○正義曰此章亦明仲尼之德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者此子禽必作陳亢當是同其姓字耳見其子貢每事稱舉其師故謂子貢云當是子爲恭孫故也其實仲尼才德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者子貢聞子禽之言以此言拒而非之也言君子出一言是則人以爲有知出一言非則人以爲不知知與不知既由一言則其言不可不愼也今乃云仲尼豈賢於子乎則是女不愼其言是爲不知也夫子之不可階而升也者又爲設譬言夫子之德不可及也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上之至於高者可設階梯而升上之至於可及也他人之賢猶他物之高者可設階梯而升上之至於仲尼之德猶天之高不可以階梯而升上之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者又爲廣言仲尼爲政之德也得邦謂爲諸侯得家謂爲卿大夫綏安也言孔子爲政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民莫不和睦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故如之何其可及也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九

二品廕生阮常生校栞

子張第十九

或辨揚聖帥之德　北監本毛本辨作辯帥作師○按帥字誤今正

士見危致命章

當盡其哀　浦鏜云思誤當

子夏之門人章

其不可者拒之　漢石經皇本高麗本拒作距下並同釋文於賢與後出距字云本今作拒下同說見前八佾篇

我之大賢與　高麗本無之字下我之不賢與亦無之字

如之何其拒人也者　本者誤有今正

雖小道章

亦必有小理可觀覽者焉本小誤少今正

日知其所亡章

使月無忘也閩本同北監本毛本也作已屬下能字讀

博學而篤志章

思已所未能及之事皇本作近思於已所能及之事也

汎問所未學皇本汎上有若字

則於所習者不精皇本習作學

百工居肆章

猶君子學以致其道皇本致作立

以飭五材閩本北監本毛本材作財案作材與周禮攷工記合

小人之過也章

小人之過也必文皇本必下有則字案作必則文義頗難通攷文所載古本作則必文古文與皇本悉合此亦疑作則必今皇本誤倒

君子有三變章

望之儼然皇本儼作嚴釋文出儼然云本或作嚴音同案古多借嚴爲儼釋文亦云儼本又作嚴公羊桓二年傳注儼然人望而畏之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

則以爲厲己也釋文出厲字云鄭讀爲賴

則以爲謗己也高麗本也作矣

此章論君子使下事上之法也 閩本北監本毛本作事信而後勞其民事上指信而後諫據經文前後此本爲是

大德不踰閑章

小德不能不踰法 閩本北監本毛本德下有則字是衍文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子游曰 漢石經游作斿案九經古義云說文云放旌旗之游斿與斿通大宰九貢八曰斿貢注云斿讀如圄游之游漢武班碑亦以斿爲游字子游游旌旗之流也从放汙聲

當洒埽 皇本閩本北監本毛本埽作掃釋文出洒掃云上色買反又所綺反正作灑經典下素報反本今作埽案五經文字云灑經典或借洒爲灑埽字埽經典及釋文多作掃是俗字

抑末也 釋文出末字云本末之末字或作未非也

但當對賓客 皇本但下有於字

言先傳業者 皇本傳下有大字

焉可誣也 案九經古義云漢書薛宣傳云君子之道焉可憮也蘇林曰憮同也晉灼曰憮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唯聖人爲能體備之家君曰蘇解得之據此是古本有作憮者當是古魯異傳

其唯聖人乎 閩本北監本毛本唯作惟說見前

吾聞諸夫子章

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 漢石經作吾聞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

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章

是難能也 皇本高麗本無能字

魯大夫仲孫連也 閩本北監本毛本同案連當作速疏內同

謂在諒陰之中 皇本陰作闇

雖有不善者 皇本無有字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章

則哀矜而勿喜 案鹽鐵論後刑章舊唐書懿宗紀竝引此文則作卽卽則古字通

上失其道 本上誤土今正

紂之不善章

紂之不善 皇本高麗本善下有也字注於紂下亦有也字

不如是之甚也 漢石經之作其

君子之過也章

如日月之食焉 皇本高麗本食焉作蝕也

衛公孫朝章

未墜於地 漢石經墜作隧案墜隧古字通

賢者識其大者 漢石經識作志案志識古今字康成注周禮保章氏云志古文識賈疏云古之文字少志意之志與記識之識同後代自有記識之字不復以志爲識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章

譬之宮牆 漢石經作辟諸宮牆皇本高麗本作譬諸宮牆也案白虎通社稷篇亦引作諸與漢石經合○按譬正字辟假借字

闚見室家之好 閩本北監本毛本闚作窺朱子集注本亦作窺案五經文字云窺與闚同

夫子之牆數仞 皇本夫子上有夫字高麗本作夫子之牆也釋文出數仞云仞一作刃音同案古多假刃爲仞如書旅獒爲山九仞左氏昭卅二年傳仞溝洫釋文竝云仞本作刃

不得其門而入皇本高麗本入下有者字

夫子之云本夫誤天今訂正

案此本用仇公子叔此六世孫毛本上此字作世用作卅是也浦鏜云叔此當叔牙誤

叔孫武叔毀仲尼章皇本合上爲一章

仲尼日月也皇本高麗本日上有如字案後漢書孔融傳列女傳二注引此文竝有如字

人雖欲自絕皇本高麗本絕下有也字

疏本此字實闕

此章亦明仲尼也浦鏜云尼下當脫之德二字

猶可踰也本踰字實闕

猶可踰越本踰字實闕

則如日月本月下四字實闕閩本同北監本毛本空闕

不可得而踰也本踰字實闕

人雖欲自絕本雖字實闕

其何傷於日月乎者言本言下六字實闕閩本同北監本空闕毛本作人雖欲毀訾夫日月乎者言○今依毛本補正

日月本月下三字實闕閩本同北監本毛本作特自絕

其何能傷之乎本乎下五字實闕閩本同北監本空闕毛本作故人雖欲毀

仲尼亦不本不下四字實闕閩本同北監本空闕毛本作能傷仲尼

多見其不知量也浦鏜云也下脫者字

皆化但不能毀伸尼毛本化作作浦鏜云皆化當言非之誤
言人至量也本量誤者今訂正
所以多得爲適者本所誤斥今訂正
古人多祇同者閩本同案者當作音今正
服虔本作祇北監本毛本祇作秖亦誤○按當作祇
炙炮夥清酤多本夥清酤三字實閼閩本同○嚴杰案西京賦夥作穀讀如支
皇恩溥本溥字實閼閩本同

陳子禽謂子貢章

夫子之不可及也高麗本無也字
夫子之得邦家者高麗本無之字

動之則莫不和睦皇本睦作穆○按睦穆古書多通用
故能生則榮顯皇本則下有見字○按此本能字實閼榮誤榮顯誤顯显○今訂正
死則哀痛皇本哀上有見字

陳子禽謂子貢曰本陳誤東今正
此子禽必作陳亢各本必作不
是爲不知也本是誤豈今正
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者浦鏜云如當依經文作猶
可設階梯而升上之本階梯誤梯弟今正
其生也榮本生誤主今正
動之則民莫不和睦本民字實閼

故如之何其可及也 浦鏜云故當衍字

堯曰第二十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此篇記二帝三王及孔子之語明天命政化之美皆是聖人之道可以垂訓將來故殿諸篇并所次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 曆數謂列次也 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 舜亦以命禹 孔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豕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大后君也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 有罪不敢赦 大君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包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 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

躬孔曰無以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周周家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也量斗斛也權秤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包曰權秤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孔曰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 疏 堯曰至則說○正義曰此章明二帝三王之道凡有五節初自堯曰至天祿永終記堯命舜之辭也二自舜以命禹一句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也三自曰予小子至罪在朕躬記湯伐桀告天之辭也四自周有大賚至在予一人言周家受天命及伐紂告天之法也五自謹權量至公則說此明二帝三王政化之法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者此下是堯命舜以天命之辭也咨咨嗟也爾女也厤數謂列次也堯姓伊祁名放勳舜姓姚名重華謚法云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堯子丹朱不肖不堪嗣位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故先咨嗟歎而命之欲使重其事言天位之列次當在女身故我今命授於女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者此堯戒舜以爲君之法也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之祿籍所以長終汝身舜亦以命禹者舜有子商均亦不肖禹有治水大功故舜禪位與禹故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也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者此下湯伐桀告天辭也禹受舜禪傳位子孫至桀無道湯有聖德應天順人舉干戈而伐之遂放桀於南巢自立爲天子而以此辭告天也履殷湯名稱小子謙也玄牡黑牲也殷尚白而用黑牲者未變夏禮故也昭明也皇大也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謂殺牲明告天帝以伐桀之意有罪不敢赦者言已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放赦也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者帝天也帝臣謂桀也桀是天子天子事天猶臣事君故謂桀爲帝臣也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閱在天心故也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者言我身有罪無用汝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罪過在我身自

責化不至也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者周家也文王武王居岐周而王天下故曰周家賚賜也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之辭湯亦傳位子孫至末孫帝紂無道有亂臣十人是也雖有周親不賢不忠則者此武王誅紂誓衆之辭以此辭誓衆言雖有周親不如有仁德之人賢而且忠若箕子微子周武王伐而滅之而以此誅之若管蔡是也不如有仁德之人賢而且忠若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百姓謂天下衆民也言若不教百姓使有罪過當在我一人之化不至也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者此下摠言二帝三王所行政法也權秤也量斗斛也謹飭之使鈞平法度謂車服旌旂之禮儀也審察之使貴賤有別無僭偪也官有廢闕復脩治之使無曠也如此則四方之政化興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者諸侯之國爲人非理滅之者復興立之賢者當世祀爲人非理絕之者則求其子孫使復繼之節行超逸之民隱居未仕者則舉用之政化若此則天下之民歸心焉而不離析也所重民食喪祭者言帝王所重有此四事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致敬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者又言帝王之德務在寬簡示信敏速公平也寬則人所歸附故得衆信則民聽不惑皆爲己任用焉敏則事無不成故有功政教公平則民說凡此上事二

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之以示後世此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採合以成章檢大禹謨湯誥與泰誓武成則此章其文略矣○注厤數謂列次也天厤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厤數謂天道鄭玄以厤數在汝身謂有圖錄之名何云列次義得兩通○注孔曰至若此正義曰云履殷湯名者案世本湯名天乙者安國意蓋以湯受命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爲王改名履故二名也亦可安國不信世本無天乙之名皇甫謐巧欲傳會云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又云祖乙亦云乙日生復名乙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故可同名既以天乙爲字何云同名乎斯文妄矣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者以其尚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唯墨子引湯誓其辭與此正同故言之所以證此爲伐桀告天之文也○注以其簡閱在天心故○正義曰鄭玄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注孔予至用之○正義曰鄭玄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蔡是也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所謂殺管叔而殺蔡叔也云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者箕子來朝序云以箕子歸作洪範宋世家云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紂之庶兄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

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成王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之後於宋是言雖有管叔蔡叔爲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也案周書泰誓云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是武王往伐紂次于河朔誓衆之辭也孔傳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此文與彼正同而孔注與此異者蓋孔意以彼爲伐紂誓衆之辭此汎言周家政治之法欲兩通其義故不同也○注權秤也量斗斛○正義曰漢書律厤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五權謹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加矣志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而此不言度者從可知也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孔曰屏除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王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孔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馬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孔曰

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納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疏〕子張至有司○正義曰此章論爲政之理也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者屏除也子張問其政術孔子荅曰當尊崇五種美事屏除四種惡事則可也子張曰何謂五美者未知其目故復問之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者此孔子爲述五美之目也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者子張雖聞其目猶未達其理故復問之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者此孔子爲說其惠而不費之一美也民居五土所利不同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人君因其所利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則是惠愛利民在政且不費於財也擇可勞而勞之旦誰怨者孔子知子張未能盡達故既荅惠而不費又不須其問即爲陳其餘者此說勞而不怨者也擇可勞而勞之謂使民以時則又誰怨恨哉欲仁而得仁又焉貪此說欲而不貪也言常人之欲失在貪財我則欲仁而仁斯至矣又安得爲貪乎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者此說泰而不驕也常人之情敬衆大而慢寡小君子則不以寡小而慢之也此不亦是君子安泰而不驕慢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者此說威而不猛也言君子常正其衣冠尊重其瞻視端居儼然人則望而畏之斯不亦雖有威嚴而不猛厲者乎子張曰何謂四惡者子張未聞四惡之義故復問之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者此下孔子歷荅四惡也爲政之法當先施教令於民猶復寧申勑之教令既洽而民不從後乃誅也若未嘗教告而卽殺之謂之殘虐不戒視成謂之暴者謂不宿戒而責目前成謂之卒暴慢令致期謂之賊者謂與民無信而虛刻期期不至則罪罰之謂之賊害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者謂財物俱當與人而人君吝嗇於出納而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孔曰命謂窮達之分**不知禮無以立也**馬曰聽言則別其是非也〔疏〕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立身知人也命謂窮達之分言天之賦命窮達有時當待時而動若不知天命而妄動則非君子也禮者恭儉莊敬立身之本若其不知則無以立也聽人之言當別其是非若不能別其是非則無以知人之善惡也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二十終

二品廕生阮常生校

奉宸苑印
宮內府印

堯曰第二十

堯曰章

殷豕尚曰皇本豕作家是也

墨子引湯誓孫志祖云今墨子兼愛篇作湯說疑說字正誓字之訛

言桀居帝臣之位筆解此注作包曰

罪過不可隱蔽皇本罪上有有字

無以萬方漢石經無作毋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漢石經皇本高麗本不重罪字案書湯誥云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國語周語引湯誓云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墨子兼愛篇下亦云萬方有罪即當朕身呂氏春秋季秋紀云萬夫有罪在余一人說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死貴德篇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與此竝大同而小異核其文義俱不重罪字

萬方不與也 皇本與作預。按預俗字古書多假與爲豫

四方之政行焉 皇本焉作矣案漢書律厤志亦引作矣

信則民任焉 漢石經皇本高麗本竝無此句案此句疑因陽貨篇子張問仁章誤衍

公則說 皇本說上有民字

禹有治水大功 本大誤太今正

故舜禪位與禹 浦鏜云與疑於字誤

皇大也 本大誤天今正

大大君帝 本下大字誤作夫今正

居岐周而王天下 本岐誤歧今正

謂有圖錄之名 浦鏜云錄誤錄。按錄錄古今字

皇甫謐巧欲傳會 閩本同傳誤傅

注孔子至用之 補案曰誤子

所謂殺管叔而殺蔡叔也 北監本作蔡蔡叔毛本作囚蔡叔案北監本是也

而帝紂之庶兄 今史記宋世家作而紂之庶兄也

不如周家之少仁人 閩本北監本毛本少作多案今孔傳本作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孔疏云多惡不如少善故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則穎達所見本作少字朱子集注本引孔傳誤作多蓋據誤本改也

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 閩本北監本毛本稱作秤是俗字漢書律厤志本作稱

合龠爲合 北監本毛本作十龠案漢書律厤志作合龠舊本亦有誤作十龠者唐六典云二龠爲合

此云合侖猶言兩侖也若作升侖未免太多矣

十升爲斗本斗誤十今正

而五量加矣今漢書律厤志加作嘉

子張問於孔子章

子張問於孔子曰皇本高麗本問下有政字

尊五美屏四惡案漢平都相蔣君碑遵五逆四隸釋云後漢傳有遵五逆四之文此碑亦然蓋漢人傳魯論有如此者攷說文無逆字古多借屏爲之詩作之屏之禮記王制屏之遠方穀梁宣元年傳放猶屏也皆作屏字唯禮記大學逆諸四夷作逆釋文引皇云逆猶屏也又尊乃遵字之省文宗敬則率循也義亦相近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易益卦注周禮旅師疏及文選洞簫賦注引此文並作因民所利而利之案皇疏兩述經文皆無上之字疑後人據俗本誤增

擇可勞而勞之皇本可上有其字

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皇本慢下有之字

與民無信而虛刻期皇本刻作剋

出納之吝唐石經皇本高麗本納作內注同釋文出內字云如字又音納注同本今作納○按內納古今字又誰怨者本又誤旦今正

此說勞而不怨者也浦鏜云者字衍

又焉貪浦鏜云貪下脫者

我則欲仁而仁斯至矣本則誤財今正

此說威而不猛也本猛誤椌今正

當先施教令於民本民誤氏今正

猶復丁寧申勑之本寧上脫丁字

謂不宿戒而責目前成謂之卒暴本責目誤貴日今正

不知命章釋文出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云魯論無此章今從古

孔子曰朱子集注本無孔字案唐石經宋石經釋文皇本高麗本及閩本北監本毛本竝有孔字據此則朱子作子曰者非也

命謂窮達之分本達誤達今正

當待時而動本待作侍今正

立身之本本立誤以今正